



卷之八

三

沈

地性...

無...

...

...

...

...

夢溪筆談卷第八

沈括存中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爲宮五十四爲徵七十二爲商四十八爲羽六十四爲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爲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爲徵在夾鍾則爲

角在中呂則爲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

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目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簇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

筆言八
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壘
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
心也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
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
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
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
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

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
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
皆非也敬本從苟音亟從支今乃謂之苟與

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
也然旣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
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
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
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

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
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暮
強爲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
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
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
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
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
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

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
別正員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
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
前世測候多爲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
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旣
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次自是渾儀度距
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
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

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卽須以當度星
爲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
家取以爲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
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
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
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
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
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

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
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
世脩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
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
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
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
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
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曆者惡
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

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
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
朴之曆術今古未有爲群曆人所沮不能
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
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
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
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
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僞

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
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
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算纏度騰奏不
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
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
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
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
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

筆言八
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
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爲玉壺
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
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第八

夢溪筆談卷第九

沈括存中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
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
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
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
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

筆談
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
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
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
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
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
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
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
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

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
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
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卽身冷而僵
一如逝者旣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
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
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
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
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旣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

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弃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予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

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
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
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
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
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
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
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
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

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
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
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
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
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
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
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
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
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

筆言九
四
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間潞公太博曾在
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搗
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
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推
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
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
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
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

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
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八謂
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
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
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
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
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
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
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死誓不獨

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
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
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
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
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獲人
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
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
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言
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攻卒

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
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
之不同耶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
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
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
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
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勸於
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

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廩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

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

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卽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旣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

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

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

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尙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旣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

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
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
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
閑曠言詞清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
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
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
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
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

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閒
話輒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
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
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
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於妙覺佛
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
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
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

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幾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巳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鎔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飲一盃因各出數楹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

筆言九
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
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
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
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
時船底踈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
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
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爾
船重必難免副使蒼惶悉取船中之物投

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
旣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
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
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
宗徵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
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徵賤時
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
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二千
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
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
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
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
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
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
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
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

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
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
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
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
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
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
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

使有五子臯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
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
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
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
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
政在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
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

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蔘亦活到今日
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
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
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如葦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
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
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
公頰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
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
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
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爲
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邠原
耕而得金擲之墻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
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
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

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
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
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
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
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旣成聚
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
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
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

筆言九
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
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
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
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
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
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
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
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日敏中門下今日
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
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
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
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
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
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

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
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厨
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
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
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
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向文簡拜僕射年
月未曾著於國史

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
敏中加右僕射然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
二月王欽若
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

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
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
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
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
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徃徃皆供
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
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
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
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

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
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
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
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
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
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
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
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

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驪之
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
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
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
初起爲定帥驪至定治事畢瑋謂驪曰決
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畱一日欲有
所言驪旣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
之畱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
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

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
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
無以應卒醜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
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
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
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
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
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
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

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
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
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
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
勉之醜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
元昊也皆如其言也
四人夏守贊醜陳執
中張觀康定元年二
月守贊加節度罷爲南院
醜執中觀各守本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
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闔堰與潛劇

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爲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壘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爲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辨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

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

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

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
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
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
有美行遂爲之濶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
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
爲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
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
襪自擁車以人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

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
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
如張景一書

沈氏筆談卷第十

沈括存中

人事二

刑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
書皆投書卽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
須責問書左右論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
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
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
知蔣曰不然審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

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
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
譽後卒爲名臣或云乃天章閣待制杜杞
也

凶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
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
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
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
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

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
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墓土
着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
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
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
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
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
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

卽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
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
具言所以繹亦不論其由曰府公性多忤
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元未曾發封又
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
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
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
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
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

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以從事得一幕
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
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
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
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
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
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
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

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碁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着碁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

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爲人上頷之異日復進獻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

筆言十
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
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第十

夢溪筆談卷第十一

沈括存中

官政一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
爲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人
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
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
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尙未盈舊額
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算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
 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
 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
 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
 一分折茶爾後又有折鹽為四分法更改
 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
 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
 一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
 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白三司拋數下

庫務先卦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

緊便錢謂水路

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權務

然後召人人中便糴

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

算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

慢便錢謂貨路貨易非便

處慢茶鈔謂下三山場權務

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

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

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

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充足不為諸郡分

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

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
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
連城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其厚
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
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爲馬面密則城不
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曾親見攻城若
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
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

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爲良法今邊城雖厚
而馬面極短且踈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
雖厚終爲危道其間更多列其角謂之團
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
護城脚但使敵人見備處多則自不可存
立赫連之城深可爲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卽口知之人
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
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

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
 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
 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
 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
 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於主者
今屬發運
 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廩收但第一
 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
 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一數乃即
 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

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
 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
 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
 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旨
 有術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
 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
 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都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因初

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糶補之後人徃徃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泐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

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爲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

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
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鹹鹵不可藝植井泉悉是
惡滷景德中議遷州時傅潛家在李晏乃
奏請遷州於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
無以異於舊州鹽鹵殆與土半城郭朝補
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粗
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
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

庶正當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
不移州於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潛
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
官及官當者暮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叙降
先品者謂免官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
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當止一官故
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從見存
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爲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爲一官勲官爲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其降八等而止予考其義蓋除名叙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叙從四品於正八品上叙卽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

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抵牾予檢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爲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鬪於樓

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
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
省恐講之未熟也

鞠直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
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不憤
輸錢於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
者

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
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

盜官司亦爲其羈紲俯仰取容而工兵部
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
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
姦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
告不干已事法著於勅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
遽日行四百里唯軍典則用之熙寧中又
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
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

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菽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

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旣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爲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

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

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

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

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

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

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并回程日食四

升并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

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

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

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

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

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

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人須有援卒緣

減且以所減之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

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

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

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

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

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駝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劬而爲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纔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

給互相計校爲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爲盜悉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

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方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

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未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

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處
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
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
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
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
十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
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
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
則顆鹽及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

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爲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歐人死者
處厚往驗傷以糟載灰湯之類薄之都無
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
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繳日
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
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
此法

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值大木十餘行

謂之混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混柱
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旣而舊木
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混柱一空石堤爲
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
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害杜偉
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
移退數里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
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諭其黨曰
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
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
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年乃講月堤
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混柱之利然所
費至多不復可爲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
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
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
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
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

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
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
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
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
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
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爲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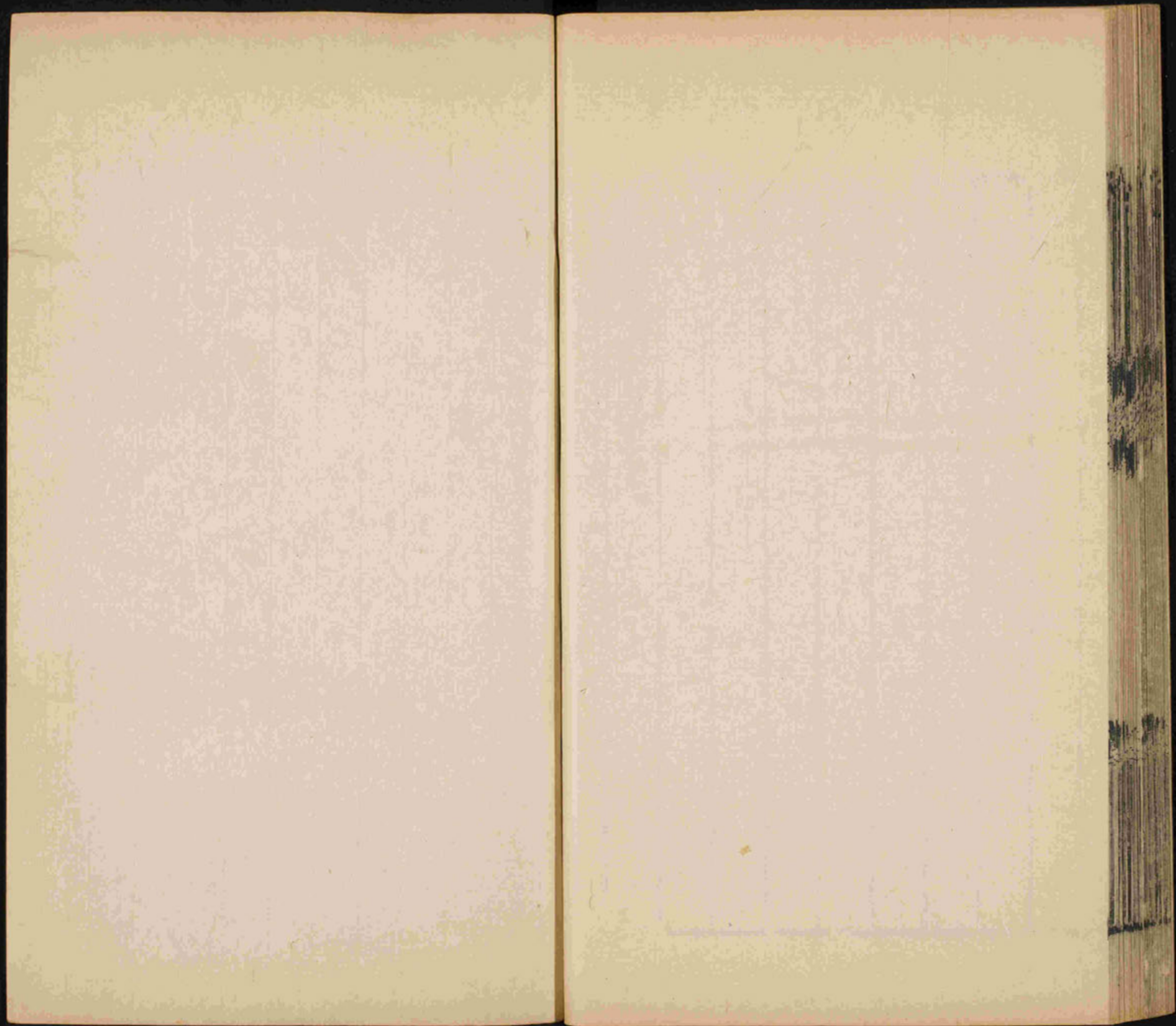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買販唯
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
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

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
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
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
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卷第十一

十一

夢溪筆談卷第十一





110X
532
8